

1946—1990 年间非洲各类国家联盟的 形成与破裂

王石山 王 英

【内容摘要】对 1946—1990 年 82 个非洲国家的联盟的分析表明，非洲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即小国和弱势国家的普遍存在、国家之间的脆弱性相互依赖，是非洲国家的联盟政治区别于主流联盟理论预期的关键。这些区别包括，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地区内安全竞争的制衡，而是对地区内安全竞争的预防和对国内威胁的反应；非洲国家联盟破裂，也主要不是因为外在威胁的消失或权力均衡的恢复，而主要是因为国内政治的不稳定、领土争端和少数盟国谋求联盟控制的企图。

【关键词】非洲；联盟形成；联盟破裂

【作者简介】王石山，硕士研究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王英，教授，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

主流的（即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包括权力均衡论和威胁均衡论。权力均衡论认为，联盟是国家用于制衡失衡的权力、维持均势的一种手段；由于联盟常常要以牺牲国家的自主性为代价，因此，联盟只是自身实力不足

时的不得已选择。一俟权力分配恢复均衡，联盟就会解体。^① 威胁均衡论认为，国家联盟制衡的是外部威胁，而不仅仅是失衡的权力。共同威胁是联盟形成的基础。一旦共同威胁消失，联盟就会解体。^② 这两种理论都将联盟视为国家对体系压力（权力分配或外在威胁）的反应，从而忽视了修正主义国家对体系机会的把握，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批评的，它们都有一种“现状偏见”。^③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理论都假设，联盟建立的前提是国家面临激烈的安全竞争，并且实践往往聚焦于大国联盟，而忽视了安全竞争并不激烈的地区，如忽视非洲的联盟实践，以至于著名学者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者也不忘断言，“（非洲）国家之间的结盟几乎是不存在的”。^④

但是，本文对1946—1990年非洲国家联盟政治的研究表明，非洲国家的联盟实践不仅很活跃，而且也与主流的联盟理论的预期有很大不同，即非洲国家的联盟政治主要不是对激烈的安全竞争的反应。实际上，由于激烈的安全竞争在多数非洲国家间缺失，非洲国家的联盟实践主要是对国家间安全竞争的预防和对国内安全威胁的反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1946—1990年非洲国家的联盟实践；第二部分论述了导致非洲与其他地区的联盟政治相区分的三个非洲特性，即小国、弱势国家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在非洲国际政治特殊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非洲国家联盟形成的原因和非洲国家联盟破裂的原因；第五部分是结论。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50页；[美]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② [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页。

③ Randal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0—121.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④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一 1946—1990年非洲国家的联盟情况

联盟是“国家之间达成的正式的军事合作协议”。^① 这一定义包括三层含义，首先，联盟的主体是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其次，联盟是国家间以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的正式合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最后，联盟涉及军事合作的承诺，包括在未来军事冲突中为盟国提供直接援助、保持善意中立或在面临威胁时保持协商合作。按照联盟的性质，可以将联盟分为五类，即进攻性联盟、防御性联盟、协商联盟、中立联盟和互不侵犯联盟。^②

从1946年到1990年，非洲51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至少参与了一个联盟，共计82个联盟。^③ 从非洲国家间联盟形成的趋势来看，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有两个高峰，即1956—1960年和1976—1980年，分别达到12次和22次。在1956年之前，非洲国家总的联盟增长曲线与区外国家联盟的增长曲线几乎重合（见图1）。这主要是因为，多数非洲国家仍未取得民族独立，而已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如埃及，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主要是与非洲地区外的中东国家联盟。1956—1960年，非洲的联盟形成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等国与中东国家或前殖民大国（法国）结盟，区内国家的联盟仍然很少，这说明非洲一开始就倾向于与区外大国联盟，以获取援助。1960—1975年，非洲区内国家的联盟一直在稳步增加，区内国家的互动程度增强。1976—1980年，非洲的联盟政治达到第二个高峰。其主要原因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非洲区内国家的联盟继续增加；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广泛地渗入非洲地区，尤其是在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如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都分别与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联盟；安哥拉与匈牙

① 联盟包括正式联盟和非正式联盟，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正式联盟。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2002, p. 238.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Jul., 2005, <http://atop.rice.edu/>, March 26, 2011.

③ 至2010年非洲已经有53个国家，在1990年后独立的国家有纳米比亚和厄里特尼亚。

利、民主德国、匈牙利都签有联盟条约。80年代后，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一直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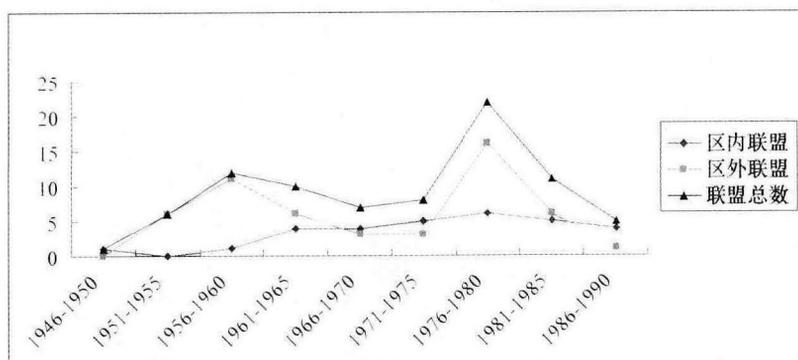


图1 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趋势 (1946—1990年)

资料来源：根据 ATOP data set (version 3.0) 整理。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Jan., 2002, pp. 237—260. 详见：<http://atop.rice.edu/search>.

从非洲国家联盟的区域分布看，非洲国家的区外联盟明显多于区内联盟。1946—1990年，非洲82个联盟中，非洲区内国家之间的联盟有31个，非洲国家与区外国家之间的联盟有51个。这反映了区外国家对非洲安全局势具有重大影响。其原因是：首先，在非洲国家获得民族解放之后，西方殖民势力不愿退出非洲大陆，通过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建立联盟继续保持在非洲的影响。这典型地体现在法国与法语区非洲的关系上。1946—1990年，法国与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联盟，占非洲国家与区外国家联盟总数的24%。其次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集团在非洲（尤其是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的竞争性结盟。冷战时期，东方集团（包括华约成员、中国和古巴）与10个非洲国家（埃及、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利比亚、马里、加纳、几内亚）建立过20个联盟；而西方集团（法国、英国、美国）与18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埃及、加蓬、吉布提、科摩罗、利比亚、摩洛哥、利比里亚、马里、马达加斯加、尼日尔、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中非、乍得、刚果、南非）建立过18个联盟。尽管东方集团的联盟个数多于西方集团，但是西方集团在

非洲的联盟对象明显多于东方集团。最后，由于民族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是弱国、穷国，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如领土边界冲突、国内反政府武装，因此，需要借助外界力量来维护安全。比如很多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通过向法国提供军事基地，来换取法国的军事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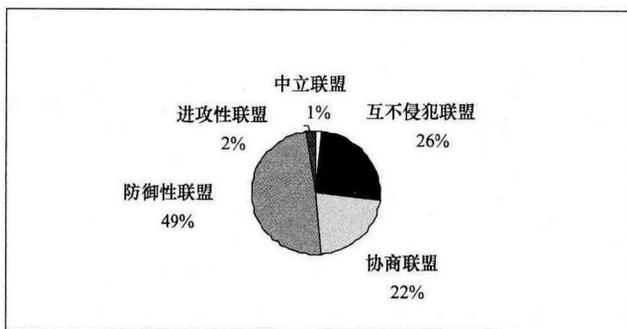


图2 非洲不同性质联盟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 ATOP data set (version 3.0) 整理。

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Jan., 2002, pp. 237—260. 详见：<http://atop.rice.edu/search>.

从非洲国家联盟的性质看，1946—1990年，非洲82个联盟中各类联盟的分布如下：防御性联盟有40个，占总数的49%；互不侵犯联盟有21个，占26%；协商性联盟18个，占22%；进攻性联盟2个^①，约占2%；中立联盟1个，占1%。进攻性联盟偏少这一事实说明，非洲没有极端的安全局势，即没有以消灭敌国为目标的安全竞争。防御性联盟和互不侵犯联盟占据各类联盟的81%，说明多数国家选择了现状政策，并将联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了从联盟政治的角度分析非洲的安全竞争情况，我们可以将非洲的联盟分成两类，制衡性联盟和非制衡性联盟。制衡性联盟是应对既有威胁的反应，主要包括部分防御性联盟和协商联盟，如1963年应对索马里的领土收复主义威胁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联盟、

^① 分别是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与北也门、1981年塞内加尔与冈比亚。实际上这两个联盟之所以包含进攻性联盟义务，是因为它们建立了联邦，因此，严格地讲，它们不是联盟。

1974年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非洲前线国家联盟以及美国和苏联先后在非洲之角的竞争性联盟^①，总计约10个。非制衡性联盟是在没有明显威胁的情况下建立的联盟，包括多数防御性联盟和协商联盟，它们类似于集体安全，如1960年的布拉柴维尔集团、1989年马格里布联盟；以及全部互不侵犯联盟和中立联盟。非制衡性联盟占据了非洲国家联盟的绝大多数，总计约69个。尽管制衡性联盟的存在反映了非洲局部地区存在较激烈的安全竞争，但是，由于制衡性联盟的总数并不多，而非制衡性联盟占绝大多数，因此，从联盟政治的角度来说，多数非洲国家的安全竞争并不激烈。

二 非洲国际政治的特殊性

非洲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小国、弱势国家的普遍存在和非洲国家间的脆弱性相互依赖。这三个特殊性决定了非洲的联盟政治与主流联盟理论预期的不同。

非洲国际政治的第一个特殊性是，非洲国家大多是弱权（Weak powers）^②，即实力弱小的小国。小国意味着多数非洲国家可以利用的本国资源有限，这从根本上限制了非洲国家推进强有力外交政策或修正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多数非洲国家在各种安全威胁面前极易暴露脆弱性。此外，由于非洲由小国构成，地区内没有体系大国，周边地区也没有体系大国，因此，区外大国对非洲的干预相对容易，往往只需要投入少量资源就可以改变非洲国家间的实力分配，产生与其投入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小投入，大产出，这是非洲国际政治与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性区别。

当然，实力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③非洲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并不是均衡的，仍然有大国（就地区层次而言）与小国之分。地区大国如南

^① [英] 巴里·布赞：《人，国家，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键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非、尼日利亚和埃及^①；小国如莱索托、马拉维、佛得角等等。这里暗示，如果非洲国际体系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存在的话，那么非洲很有可能重新演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欧洲经典的国际政治，如无政府状态、权力竞争、安全困境、均势、国家间战争等。但是非洲国家共享的第二个属性，即弱势国家的普遍存在削弱了实力分配不均衡带来的不稳定性，并阻止了非洲演绎欧洲历史的可能。

弱势国家 (Weak states)，指政治与社会的凝聚力低的国家。^② 政治与社会凝聚力低既决定了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也限制了地区大国的权力野心。非洲国家独立后，普遍面临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这一任务至少包括国家观念、国家制度和国家的物质基础（包括领土和人口）的建设。^③ 国家观念可以由民族观念和支撑性意识形态构成。但是，非洲国家的政治边界很少是与民族边界重合的，很多非洲国家由多个民族构成，并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如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尔等国，从而导致国家的物质基础的不稳定。一些非洲国家求助于支撑性的意识形态来构建国家观念，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试图凭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国家与社会。但是，由于非洲国家普遍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不能和平地进行权力交接，导致政变频繁。据不完全统计，自非洲国家独立至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共发生了约 80 次因军事政变而导致的政权更迭。^④ 随着新的统治者上台，国家观念也开始变化，而有效的国家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从而愈加使国家地方化和碎片化。其结果是非洲国家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国内威胁，包括军事政变、分离主义势力、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和种族暴力等。

不仅如此，由于非洲国家的政府普遍面临统治合法性问题，国内暴力流行，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后，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而对少数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非洲大国而言，如南非、尼日利亚，由于面临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而非推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联盟，鉴于埃及的中东属性远超非洲属性，其联盟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因此，笔者决定不对埃及的联盟作重点分析。

② [英] 巴里·布赞：《人，国家，恐惧》，第 116 页。

③ 同上，第 68 页。

④ 任卫东：《非洲的形势与战略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8 期。

行具有雄心的外交政策。在 1993 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南非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白人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的主要资源用于维护非人道的白人特权，从而无暇在非洲大陆发挥其实力所允许的应有作用。而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一直面临着国内分离主义的威胁。小国和弱势国家的大量存在界定了非洲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性质主要是国内的，而非国外的。这典型地体现在非洲地区国家间暴力次数远低于国内暴力，以至于斯蒂文·戴维（Steven R. David）叹道：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更像是无政府的国际政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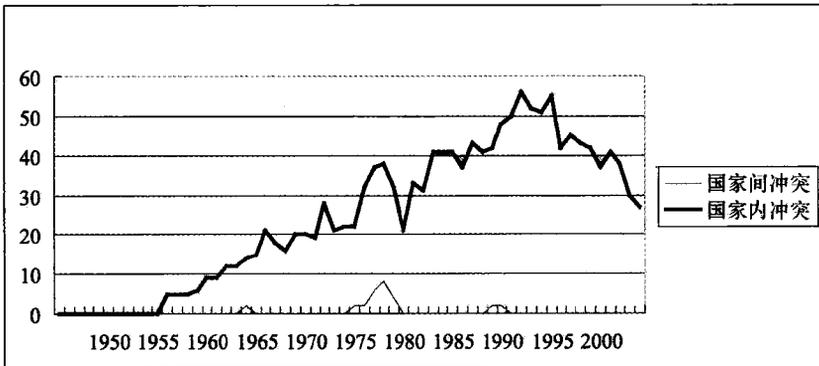


图 3 非洲地区武装冲突的趋势 (1946—2004 年)

资料来源：Monty G. Marshall, “Conflict Trends in Africa, 1946—2004: A Macro-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ctober, 2005.) p. 2. <http://www.systemicpeace.org/africa/ACPPConflict-TrendsInAfricaMGMtext.pdf>, September 26, 2010.

小国与弱势国家的普遍存在，导致非洲国家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即脆弱性相互依赖。^② 由于西方的殖民大国对非洲边界的不合理划分，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面临边界安全问题。正如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Ghali）指出的：“非洲从没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非洲未曾参与自己疆界的划分，

^①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Jan., 1991, p. 243.

^② “脆弱性相互依赖”显然受益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启发。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非洲的边界是人为造成的，是殖民主义列强强加于它的。”^①因此，独立后的每一个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对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各国都有陷入无止境的领土争端的危险。但是，由于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都面临国内安全问题，从而无法避免在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同时不暴露自身内在的脆弱性；同时，本国有限的实力也可能无法确保实现本国的领土要求，并且本国的领土野心还可能招致其他邻国也提出领土要求，从而在使国家不得不面临国内威胁的同时，又面临国外威胁。这正是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提出非洲国家边界不可变动原则的关键性背景——脆弱性相互依赖。所以，当像索马里、摩洛哥这类领土收复主义国家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时，很快就在非洲陷入了孤立。非洲国家脆弱性相互依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多数国家的偏好是保持现状。其结果就是——正如布赞和奥利·维夫（Ole Waver）观察到的，非洲去殖民化的进程并没有立即产生地区冲突形态。^②

当然，国际政治中的“国内危机转移理论”很可能向这个观点提出挑战。这种理论认为，国内不稳定与国际不稳定是高度相关的。国内不稳定会导致领导人执行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转移国内压力，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罗伯特·马修斯（Robert O. Matthews）的研究表明，这一理论在非洲的适用性是有限的。马修斯认为，这一理论包含的两个含蓄假定——寻找替罪羊机制有赖于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在现代通常是民族主义；政府领导人可以动员足够的资源执行这一政策——在非洲的多数国家并不存在。^③事实上，领导权威受到国内挑战的领导人无法将国内各派势力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上，再加上自身实力的有限，使得其如果在面对国内威胁的同时，还在国外再树新敌，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领导权威脆弱的国家常常选择较温和的外交政策，并乐于与其他国家联盟，以全力应对国内威胁，从而使非洲国家间关系总的来说并没有成为激烈的安全竞争。因此，与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观点——非洲的

① [埃及] 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仓友衡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②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209页。

③ 也许由单一的索马里人构成的索马里是一个例外。Robert O. Matthews, "Domestic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5, No. 3, 1970, pp. 459-485.

国际政治已经逃离了安全困境^①——不同；我们认为，与其说非洲逃离了安全困境，不如说非洲国家无力建构安全困境。

非洲国际政治特殊性是非洲国家联盟形成与破裂的关键性背景，从而导致非洲的联盟模式与主流联盟理论预期的联盟模式具有明显区别：第一，小国在非洲国家的普遍存在，使得联盟比实力建设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在多数非洲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预期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有强劲的动力与他国（尤其是区外大国）结盟。而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认为，国家会为了保持独立自主尽量少地联盟。^②第二，弱势国家在非洲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非洲国家的安全关注主要是内向型的，因此，非洲国家参与联盟政治的一个主要动机是维护国内安全，即制衡国内威胁。^③因此，与主流联盟理论将联盟视为国家对体系压力的反应不同，我们认为，非洲国家联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对地区内安全竞争的预防和对国家内部压力的反应。同时，弱势国家的普遍存在也可能导致非洲国家的联盟更加容易破裂。第三，非洲国家间的脆弱性相互依赖，可以预期非洲的联盟将以非制衡性的联盟类型为主，如互不侵犯联盟和防御性联盟。

三 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

非洲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一国保障自身安全的方式有两种：自助，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或者联盟，依靠盟国的实力。由于实力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加上非洲国家大多是实力弱小的小国，要想在短期内增强实力，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由于联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聚合盟国实力，进而能更有效地应对非洲国家急切的安全关注。因此，在非殖民化后的非洲，联盟一开始就在时间和效率上取得了相对于自助即军备建设的比较优势。对非洲联盟形成趋势的分析表明（见图1），在1960年前后，非

^① Robert H. Jackson,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frica", in Brian L. Job, ed., *The (In) security Dilemm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pp. 81-94.

^② [美] 肯尼恩·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5页。

^③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pp. 233-256.

洲出现了第一个联盟高潮，而这一时间点恰好是非洲国家独立的高潮。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非洲独立后的几年时间，由于受制于有限的经济条件，非洲国家的军费开支相对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一直很低。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国家的武器进口只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7%，而如果除去埃及（其安全关注主要在中东），则这个数字大约只是3%—5%。^①因此，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多积极地选择了联盟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

由于非洲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小国、弱势国家、脆弱性相互依赖），非洲国家的联盟动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制衡国内威胁；与区外大国进行自主—安全交易；预防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共同威胁促使非洲区内国家联盟。这与主流的联盟理论的预期有很大不同。主流的联盟形成理论将联盟作为一种体系运行的机制：联盟是对体系压力的反应。

首先，制衡国内威胁是非洲国家联盟的主要原因。正如上文所述，小国这一特质意味着非洲国家总的资源存量是有限的；弱势国家这一特质界定了非洲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同时又限制了政府领导人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由于政治—社会凝聚力低，多数非洲国家的政府都面临合法性难题，政府领导人权威受到各种威胁的挑战，如政敌、地方分离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等。实力有限，而威胁重重。因此，为制衡国内威胁，非洲国家就需要一方面与区内国家联盟，降低地区的安全困境，以便集中精力应对国内威胁；另一方面与区外大国联盟，获取援助。

其次，预防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促使非洲国家之间相互联盟。联盟的实质是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非洲国家独立后，相互之间签订了大量的互不侵犯条约，约定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彼此的争端。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土边界问题。受制于国家实力，多数非洲国家在边界问题是高度脆弱性的；并且由于非洲国家边界问题错综复杂，这种脆弱性又是高度相连的。基于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如果非洲国家摒弃领土现状原则，那无异于打开了非洲无止境冲突的潘多拉之盒。因此，通过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和遵守领土现状原则，非洲国家都表达

^①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3—1973, Washington: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1975, table 4. 罗伯特·卢尼的研究表明，在1989年之前，由于经济实力有限，非洲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其他地区低。Robert E. Loone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Effecting Third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6, No. 1, Feb., 1989, pp. 33—46.

了缓和关系、降低安全竞争的愿望。

最后，共同威胁促使国家联盟。^②修正主义国家和地区主导权的觊觎国往往成为非洲国家的共同威胁。如 1963 年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制衡索马里的联盟。在非殖民化之后，索马里一直想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索马里人的大索马里国，因此，索马里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提出领土要求。于是，埃、肯两国为了应对索马里的领土收复主义野心，结成了反对索马里的制衡联盟。类似的还有 1976 年，苏丹为了抵制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的主导优势，而与埃及联盟；卡扎菲的利比亚谋求地区主导权的野心导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联盟制衡。在这个意义上，“联盟是并且仅仅是为了反对某人或某事”。^③这与威胁均衡论的预期相似。但是，由共同威胁促成的非洲国家的联盟只有 10 个左右，并不是非洲国家联盟形成的主要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Nov., 1991, pp. 904—933.

② [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 21—25 页。

③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 12.

形式。

四 非洲国家的联盟破裂

利用联盟维护国家安全是非洲国家与外国结盟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一定能够享有由联盟带来的收益。原因是联盟可能会破裂。联盟破裂是指在联盟盟约有效期内，联盟内部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1）联盟成员宣布废止盟约；（2）联盟成员违反盟约的主要条款；（3）联盟成员之间断交；（4）联盟成员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或战争。^① 在1946—1990年非洲82个联盟中，有30个联盟发生了破裂，联盟破裂率达到36%，显著高于1815—1945年世界联盟破裂率的平均水平24.5%。^② 导致非洲联盟高破裂率的原因主要有：盟国国内政治的不稳定、领土争端、少数非洲国家的联盟破裂率异常高。

首先，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影响非洲国家的联盟的持续性。非洲共享的弱势国家这一特性既是非洲国家相互建立联盟的重要原因，又是非洲国家联盟破裂的重要原因。非洲国家的政变往往导致联盟的破裂。如1970年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政变，导致与英国联盟破裂；1971年阿明在乌干达发动政变，导致乌干达与苏丹联盟破裂；1975年门格斯图在埃塞俄比亚发动政变，导致埃塞俄比亚与美国联盟破裂；1982年乍得推翻了亲利比亚的领导人，导致乍得与利比亚联盟破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联盟是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但是，国家利益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国家内部的不同集团往往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界定。因此，当一国的不同统治者上台执政时，他们可能会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以及作为追求国家利益工具的联盟的价值。这种情况常见于先前国家参与的联盟仅仅是为了维护某个或某几

^① 关于联盟破裂的不同分类参见：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Formal Alliances, 1816-1939: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 257-282;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Issue. 4, 2007, pp. 1118-1132.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ndrew G. Long, and McLaughlin Mitchell,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 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5, October, 2000, pp. 686-699.

个集团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恰恰意味着对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打压。非洲作为弱势国家的主要聚居地，一些非洲国家政府正是常常借助外界势力来维持统治。戴维的研究表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的联盟大多不是为了对付外部威胁，而是为了对付内部威胁，维护自身的政权安全。^①因此，一旦原来的统治者被推翻，作为原来统治者统治工具的联盟就有可能被新的统治者废除。

其次，领土争端是非洲国家联盟破裂的重要原因。联盟并没有完全防止非洲国家因领土争端而爆发的武装冲突。笔者利用系统和平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数据对非洲地区盟国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发现在1946—1990年非洲地区内共发生2次国家间战争，9次规模以上的国际武装冲突，其中4次国际武装冲突发生在盟国之间。^②即1957年毛里塔尼亚与摩洛哥边境冲突、1963年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境冲突、1976年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围绕西撒哈拉的领土问题的冲突、1989年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相互暴力驱赶边民以及利比亚与乍得在奥祖地区的领土纠纷。可见，尽管建立了联盟并且盟国相互保证放弃了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但这并不能自动保证盟国之间的和平。

最后，少数非洲国家的联盟破坏率异常高，是导致非洲国家的联盟破坏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非洲国家的联盟破裂率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有些国家参与的联盟相对稳定，而有些国家参与的联盟则极度不稳定。例如，利比亚和埃及，它们既是非洲结盟次数最多的国家（分别达到16次和13次），同时也是联盟破裂最多的国家（分别达到11次和10次，总共占到非洲联盟破裂总数的70%）。因此，如果剔除埃、利两国，其他非洲国家的联盟是比较稳定的。利比亚和埃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是地区强国、反对以色列（1976年之前的埃及）、意图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和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因此，两国与其他小国联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联盟作为控制盟国和追求地区领导权的工具，而这正是两国联盟容易破裂的重要原因。

埃及主要与中东国家联盟，因此它的联盟破裂也主要集中在中东地

^①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pp. 233—256.

^② 不包括埃及参加的4次中东战争，<http://www.systemicpeace.org/warlist.htm>, 2011年3月26日。系统和平中心数据的一个缺憾是没有包含1977年的欧加登战争。

区。埃及联盟破裂率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纳赛尔时期的埃及试图建立由其领导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是，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分析表明，正是这一企图威胁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使埃及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制衡的威胁，从而导致埃及联盟的破裂，如埃及与沙特、叙利亚、也门的联盟破裂。^①另一方面，1977年萨达特领导的埃及由于单方面与以色列和解，从而被其他阿拉伯国家盟国视为“叛徒”，导致其余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全线破裂。1969年9月政变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直想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因此，卡扎菲利用利比亚的实力来广泛笼络周边的小国，实施金元外交，如给乌干达、尼日尔、马里赠款；同时积极干涉盟国的内政，如先后试图颠覆阿尔及利亚政府和突尼斯政府；甚至试图兼并盟国乍得和突尼斯，以至于使利比亚成为北非国家的共同威胁，进而导致大批盟国废除了与利比亚的联盟。1974年利比亚试图兼并突尼斯失败；1981年卡扎菲进攻乍得，导致与乍得、尼日尔联盟破裂；1986年利比亚与摩洛哥联盟，又因两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分歧，导致两国联盟破裂。因此，联盟内的霸权主义是非洲国家联盟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 论

对1946—1990年非洲国家的联盟研究表明，由于非洲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即小国、弱势国家和脆弱性相互依赖，非洲国家的联盟实践与基于安全困境和大国联盟实践的联盟理论的预期有较大的区别，即非洲国家的联盟形成大多不是对体系压力的反应，而主要是对国内安全威胁和相对温和的地区环境的反应。因此，非洲国家的联盟大多是保持现状的非制衡性联盟，很少呈现出以联盟竞争为表现形式的安全困境。非洲国家的联盟破裂率明显高于历史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因素、领土争端和霸权主义是影响非洲的联盟持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非洲的联盟高破裂率似乎也暗示，正是由于相对温和的安全形势使非洲国家可以承担得起由联盟破裂带来的风险。

^① [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三、四章，第96—159页。

这里的启示是：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忽视非洲国际关系的实践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实际上，理论家很少将非洲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玩家，顶多将其作为筹码，而在冷战结束之后，非洲国家的筹码价值也一度打了折扣，从而一度成为“被遗忘的大陆”。^① 非洲只有在“第三世界”或“边缘地区”这一总括性的概念中，才能在理论中含蓄地获得一席之地。而即便如此，非洲仍只是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麻烦，而非问题出现在理论家的著述中。其结果是，正如科文·邓恩（Kevin C. Dunn）观察到的：“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市场、国际与国内的两分法——运用到非洲时，不仅是成问题的，而且是可疑的。但是，（西方）学者的回应通常不是去用非洲的经验去修正理论，而是继续忽视非洲。”^②

（责任编辑：周玉渊）

① 王莺莺：《论当前非洲形势及其国际地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Kevin C. Dunn, “Introduction: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vin C. Dunn and Timothy M. Shaw, eds., *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1, p. 4.

liamentary democracy. Although it was not sure i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can successfu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complete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yet the Bashir Administration, faced with the inside and outside pressure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the South, Darfur conflict and ICC arrest warrants, is bound to be an ill-fated government.

Key words: Sudan; Elected government; Military regime; Regime change; Political trend

The Provisions of Ethiopia's Constitution under Federal System on the Ethnical Separation Right

Zhang Xiangdong, Doct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Ethiopia, the national separation is not easy to achieve, but the posture to ensur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Ethiopia is serious. The “transitional charter” in July 1991 from National Assembly confirmed the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Constitution adopted in 1994, explicitly enshrined the separation right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39), this is a big initiative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frica. Although the separatist always treat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s “magic weapon”, insist that every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establish their independent state, but the Ethiopian federal system is not set up to encourage ethnic separation. But for now,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separation in the Ethiopian Constitut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

Key Words: Ethiopia; Federal system; Constitution;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paration

Th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Alliances in Africa States: 1946-1990

Wang Shishan,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Wang Y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Abstract: The analysis on 82 alliances in Africa from 1946 to 1990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frica, namely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weak states and powers, the vulnerable interdependence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lliance politics in Africa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mainstream alliance theory (i. e. , Realism) . These differences includ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lliances in Africa are not the balancing to the given security dilemma within the area, but the prevention to the security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security threat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alliances in Africa are not the disappears of external threats or the restorations of balance of power, but the instability of allies' domestic politics, territorial disputes among partners and the temptation of a few allies to dominate other partners.

Keywords: Africa; Formation of alliance; Collapse of alliance; 1946-1990

Russian Back to Africa: Reason and Demand

Vladimir Shub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sia and Africa, Russian State Humanities University

Abstract: As recent Presidential visits demonstrate, Russia is placing increasing priority on relation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new phenomenon,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Moscow an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date back several decade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for these relationships is to improve economic trade links to match the recent increase in political interaction. Several common economic interests exist between Russia and certain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hould be a priority for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s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Russia; African countries; Re-entry; Cooperation

The Role and Challenges of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Ma Enyu, Doct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